



2 026 0826 8

關於戰後國際形勢中
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

陸定一

關於戰後國際形勢中



時字第12號



No. 42

關於戰後國際形勢中

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

陸定一

現在是二九四七年的新年，我們想對整個國際形勢作一次全面檢討，藉以祛除在各方面的若干誤解。

一年多以來，由於時局的變化複雜，與中國人民反動派有直接或間接的武斷宣傳，截至現時為止，中國人民政黨中還有一些人對於戰後國際政治形勢，至或根本問題的分析，與實際情形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他們之中包括一部份共產黨員，一部份左翼批評家，一部份右翼批評家，本文的目的就是對於這幾個基本問題作一個概括的解釋。

一、毛澤東的預測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已經十六個月了，這十六個月國際政治形勢是極其複雜的，經過是很曲折的。在前年九月倫敦外長會議時是一種情況，在前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時一變，去年二、三日起又一



變，去年九月以來又有一變，經過十六個月以來多次變化之後，我們已有充分的把握來說，國際形勢的發展，完全符合於毛澤東同志的預言。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新形勢作了下列的預測：

『這一新形勢，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的所謂「和平」時代，是大不相同的。在那時，還沒有現在的蘇聯，也沒有現在這樣的英、美、中、法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各國人民的覺悟程度，自然也就不能有三大國或五大國為首的現在這樣的世界團結。我們現在是處在完全新的局面之下，現在有的是：覺悟了與團結了並且正在更加覺悟與更加團結的世界人民以及人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就規定了世界歷史車輪所要走向的目標和到此目標所要選取的道路。』

『法西斯侵略國被打敗，總的和平局面出現了以後，並不是說就沒有了鬭爭。廣泛的散佈着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一定還要搗亂，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陣營中存在着反民主勢力，他們仍然要壓迫人民。所以，國際和平實現以後，反法西斯的人民大眾與法西斯殘餘勢力之爭，民主與反民主之爭，仍將充滿世界的大部份地方。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殘餘勢力及反民主勢力，才能是最廣泛的人民的勝利。要到達這一天，決不是很慢與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達這一天。』

『反法西斯戰爭——正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給這個戰後人民鬭爭的勝利開闢了道路。也只有這後一種鬭爭勝利了，鞏固與持久的和平才得了保障。這就是世界人民的光明。』

我希望讀者把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精讀幾遍，對於瞭解現在國際形勢的基本問題會有幫助的。

二、兩個基本點

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指出了兩個基本點：

第一個基本點，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給各國民主勢力的向前發展開闢了道路。這個民主勢力向前發展的規模，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勢力向前發展的規模來大得不可比擬。反民主勢力向世界各國人民的進攻是必然的，但是民主勢力必然能夠戰勝反民主勢力，取得自己的勝利，取得鞏固與持久的國際和平。這裏有兩個必然性：一是反民主勢力必然要進攻，二是民主勢力必然要勝利。

這樣就把一切錯誤的悲觀論點掃除乾淨。這些悲觀論點，就是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勢力向前發展的規模還不如第一次大戰後的規模那樣大，所謂美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的反動力量將如何不起，將如何壓得全世界全中國喘不過氣來，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將無法避免或快要來臨，鞏固與持久的世界和平不能取得等等，所有這些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所以犯這種錯誤的原因，在於被國際國內反動勢力暫時表面的强大所迷惑，或受反動派的宣傳所蒙蔽，因而過高估計了反動派的力量，過低估計了人民的力量。

第二個基本點，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之間的鬭爭將充滿於世界大部份地方。這就是說，世界上有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那裏早已沒有了反民主勢力，因而沒有內部的民主與反民主的鬭爭。世界除了蘇聯以外的其他地方，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充滿了民主與反民主的鬭爭。這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的實際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民勢力與反民主勢力之間，而不是在

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蘇聯之間，也不是在蘇美之間。更具體的說，現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國人民與美國反動派的矛盾，是英美矛盾和中美矛盾。

這樣就把中外反動派的武斷宣傳駁斥乾淨，使一切好心的人不被這種武斷宣傳所迷惑。這些武斷宣傳就是當前世界實際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美蘇矛盾是主要的，英美矛盾和中美矛盾是次要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和平合作，美蘇戰爭不可避免等等。

以下我們就來說明：第一、反民主勢力是誰？其現在怎樣，將來會怎樣？第二、民主勢力是誰？其現在怎樣？將來會怎樣？

三、世界反動派的烟幕及其實際行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帝國主義者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為世界反動勢力的堡壘。世界的反動勢力就是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加上各國的反動派（中國的蔣介石、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戴高樂等等），再加上法西斯殘餘（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日本的吉田內閣、德國的巴本、沙赫特等）。各國的反動派和法西斯殘餘現在都由美國的帝國主義者直接、間接的支持着和包庇着，成為出賣各國人民的賣國賊。

美國戰時的工業生產比戰前增加一倍以上，在戰爭中美國的壟斷資本得到極巨大的發展，同時在美國又形成了一批軍閥。戰爭結束後，這批壟斷資本家與軍國主義者，這批極少數的狂妄侵略者集團，主張以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來擴大市場，奪取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與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主要是

向英法兩大殖民帝國及中國壓迫，同時獨佔日本及拉丁美洲。美國的帝國主義者是在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等口號之下舉行這種侵略的，因為美國的生產技術很高，壟斷資本很大，所以不論到什麼地方，只要有「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條件，就比別人佔壓倒的優勢，就可以排擠別人而獨佔市場。不僅如此，美國帝國主義者並且對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各種藉口之下，實行大規模的軍事佈置，其軍事根據地遍於蘇聯以外的許多國家。美國帝國主義者用「和平」方式佔領了各國的許多「珍珠港」，却反過來說，這是爲了「防止另一珍珠港事件」。

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間，世界的反動派曾經一度企圖煽起進攻蘇聯的戰爭，這是以邱吉爾的反動演說爲其標誌。這件事引起大家激烈討論是應該的。但是邱吉爾的煽動，在全世界人民中受到反對和冷淡，反動派的企圖遭到悲慘的失敗。

可是由邱吉爾開始的「反蘇戰爭」的宣傳，却被美國的帝國主義者視爲至寶，繼承下去。美國的帝國主義者所以愛聽這種宣傳，其目的並不是在現時要發動反蘇戰爭，而是用作烟幕進行其世界大侵略與國內大壓迫。

「反蘇」——這是什麼意思？希特勒的反蘇曾經就是奴役德國人民與蹂躪全歐洲的代名詞；日本法西斯的反蘇曾經是奴役日本人民與侵略太平洋兩岸各國的代名詞；美國反動派的反蘇不能不將是奴役美國人民與侵略全世界的代名詞。

但是，現在美國反動派的反蘇口號與以前德、日法西斯的反蘇口號其含意有不相同處。德國離蘇聯很近，加上其他條件，因而德國法西斯還能進攻蘇聯。日本與蘇聯接鄰，但日本法西斯因爲國力不如希特勒，只能攻擊中國及太平洋，來不及侵蘇就被打敗了。美國離蘇聯很遠，中間隔着極其遼闊的

地帶，這個中間地帶就是歐、亞、非三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加上其他條件，因此美國很難進攻蘇聯。美國『反蘇戰爭』的口號在戰後時期的實際意義就是壓迫美國人民及以『和平』方式侵略蘇聯以外的一切國家。

當然美國的壟斷資本與軍閥，與社會主義蘇聯之間是有矛盾的，這在性質上說是新世界與舊世界的矛盾，是世界的基本矛盾之一。蘇聯的社會制度與國家制度比美國資本主義堅強得多，蘇聯是世界和平的保護者，有了蘇聯，美國和世界反動派的貪慾與野心就根本上難以實現。因此美國與世界的反動派的確是痛恨蘇聯，而且要進行反蘇聯的。但是反蘇是一回事，反蘇戰爭又是一回事。我們決不是說美國的帝國主義者不想進攻蘇聯，可是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在壓服美國人民和壓服各資本主義國家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前，無法去進攻蘇聯，而要壓服這些國家却是不可能的，因此蘇美之間的矛盾雖然也是世界的基本矛盾之一，却不是緊張的矛盾，却不是當前政治形勢中的主要矛盾。十六個月事變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其實際政策是用『和平』方式進攻美國人民和壓迫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然而美國帝國主義者把它實際所做的這一套隱瞞着不說。美國帝國主義者無法去進攻蘇聯，然而美國帝國主義者却大談其所謂『反蘇戰爭』，所以這顯然是在故烟幕。

美國的帝國主義者爲何要放這烟幕呢？如果不揭破這個烟幕，又有什麼害處呢？

美國帝國主義者施放烟幕，其目的在於使美國人民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廣大人民，對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實際政策失去警覺性，因而失去或減少對美國帝國主義進攻與侵略的抵抗力，這樣美國帝國主義者就可以趁着美國人民和各國人民沒有準備，比較容易的把美國法西斯

化，和把各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或附屬國。如果不揭露美國帝國主義的烟幕，或者不把這件揭露工作當作重要的事情來做，我們就多多少少上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圈套，甚至多多少少替公敵美國帝國主義份子做了傳聲筒。

因此不應該被反動派的烟幕所迷惑，以致失掉自己的判斷力，惑於所謂「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蘇美矛盾」、「第三次世界大戰不能避免」等武斷宣傳。只有堅決的揭穿烟幕，在美國人民中，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號召大家起來認清敵人，救亡圖存，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才是我們民主陣營中每個人的正確道路和應盡的職責。

四、世界的民主力量

與世界反動派——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對立着的是世界的民主力量。

世界的民主力量，除蘇聯是主要的柱石外，分為三部份，即美國的廣大人民，美國以外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廣大人民，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國的廣大人民。就階級的成分說，則包括工人、農民、直列資產階級中的愛國份子和主張和平的份子。

美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作了英雄式的貢獻。美國人民犧牲奮鬥，其目的是爲了爭取世界的和平民主，爭取自己的幸福生活。戰爭結束了，美國人民却面臨着這樣的情況，打敗了國外反動派之後，來了個國內反動派，他們就是在戰爭中投機取巧，大發橫財的壟斷資本家。這批壟斷資本家及其在政府中的反動的代言人，在國內政策上，抬高物價來減低人民的生活，壓迫罷工來取消人民的自

由，鼓動反蘇以轉移美國人民的注意力，使美國人民對於壟斷資本家的進攻不加防備。在對外政策上美國的反動份子不叫自己是孤立主義者，他們叫自己為國際主義者。不過這個『國際主義者』是國際侵略主義者，而不是國際民主合作主義者。這些反動份子在美國共和黨、民主黨中均有其人，這些反動派對全世界的侵略大大的破壞了美國的名譽，破壞了國際的友誼，醜化著戰爭危險。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人，包括美國資產階級中以華萊士為代表的一部份開明人士在內，一定要起來對反動派堅決抗爭的理由。

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主要的是英國和法國受了戰爭的極大創傷。對於美國說來，它是二等國，三等國，它們是美國帝國主義侵略的對象。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迫使他們要向美國的壓迫作堅決的抵抗。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正力求在經濟上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過來，同時它們又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一方面，本國人民的民主運動與殖民地半殖民地要求獨立自治，另一方面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這些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反動派，如邱吉爾、戴高樂之流所走的路線，就是依靠美國帝國主義者來反對本國人民主運動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獨立運動。這一條反動路線的代價，就是不可避免的要引導到這些國家降為美國帝國主義的附屬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裏的人民則有另外一條路線，即是爭取本國的民主改革，允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獨立自治，並和蘇聯合作，以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保持國家的獨立。人民的路線毫無疑義是要勝利的，因為這條路線會得到各階層人民（包括資產階級中開明人士在內）的贊成。而反動派的路線則勢必失敗，因為那條路線將受到全民族的反對。

拿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重要的一個——英國來說，英國在戰後努力恢復經濟，其輸出現正在逐

月增加中，這是美國帝國主義份子所不高興的。美國帝國主義利用英國需要借款來打破金鏞集團，並在所謂『防禦蘇聯進攻』的名義下，要英國與他訂立軍事同盟，這都是走向吞併英國的嚴重的準備步驟。英國的附屬國與殖民地遍於世界，在美國帝國主義的獨霸世界的政策之下，在加拿大、南美洲、澳洲、大西洋島嶼，在中東巴勒斯坦與阿刺伯，在埃及，在地中海，最後在印度與緬甸及其他地方都有美國帝國主義向英國的進攻。若干地方的這種衝突已發展成爲或醞釀着武裝的鬭爭。在將來，美國帝國主義向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英國）挑起侵略戰爭的可能是存在着的。英國繼承保守黨外交政策的阿特里——貝文內閣，一年多以來，做了許多和美國帝國主義份子一鼻孔出氣的壞事。在許多問題上，表示他們的互相諒解或共同行動。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政策，不能不迫使英國人民逐步地覺悟起來。英國下院中反對貝文外交政策的票數迅速增多，就是明證。依據英國人民日益覺悟的情況，英國的現行外交政策，勢難繼續下去，英國改變外交政策的時機已不遠了。

英國如此，法國更將如此，依據法國人民日益覺悟的事實，法國是決不會跟美國帝國主義份子跑的。

美國帝國主義侵略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必然引起這些國家的反對，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謂『反蘇聯的資本主義包圍』是沒有根據的。相反的，一方面因爲蘇聯的國際和平民主政策與一切國家和平競賽，友好通商的政策，另一方面英法等國要抵抗美國的壓迫，要逃脫經濟危機的打擊，及恢復經濟，必須與蘇聯合作與通商，因而所謂『資本主義包圍』就不存在了。

美國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民族的政策，就是要把它們變爲美國的殖民地與附屬國。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策就是一個標本。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策與日本法西斯對中國的政策在性質上沒有

區別，雖然在形式上是不同的，其手段之陰險毒辣則超過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後，美國在中國扶助蔣介石等反動派壓迫中國人民，在日本則扶助吉田等反動派壓迫日本人民，並助其恢復對中國的侵略。現在中日兩國反動派處在同一充當美國走狗的地位，而中日兩國人民則處在同一受美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地位。中國人民現在對美蔣所進行的自衛戰爭，其性質是祖國戰爭，是全民族性的戰爭，得到全民族的擁護。這樣的祖國戰爭，在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都發生了，例如菲律賓、越南、印尼、伊朗、希臘等，這些戰爭都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是直接或間接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是爭取世界的和平民主的。

美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民主力量間的矛盾，不是在和緩下去，而是在發展起來。到了美國發生經濟危機，而美國帝國主義者更加緊其進攻之時，這個矛盾將要更加緊張。這個時間的到來是不遠的，因為美國的經濟危機，今年或明年就要到來。

五、世界規的統一戰線

世界反民主勢力，是美國的帝國主義者與各國反動派。世界的反民主勢力既然聯成一起進攻美國人民，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那麼美國人民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勢必也聯成一起，結成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線，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這個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線，這個包括十幾萬萬人的極其巨大的隊伍，就是世界的民主勢力。

這個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線不可能是其他性質的統一戰線，只可能是這樣一種性質的統一戰線，即

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爲世界和平與民主、爲各民族的獨立而奮鬥的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無疑的會有社會主義蘇聯的同情與支援。

這個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線將標誌着世界歷史的新的一頁。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世界的鞏固與持久的和平得到保障的日子爲止的世界歷史。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運動是這一世界歷史的重要的一部份。各資本主義國家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內部，也會如中國內部一樣，有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和本國的反動派。建立這種統一戰線便是當前的中心任務。

六、力量的對比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一年多以來的事實證明，世界進步及世界各國民主力量之發展，遠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形。

一年多以來，資本主義世界中人民的進步，表現在：（一）東歐、東南歐各國新民主主義政權的鞏固建立；（二）英、法兩國人民的飛躍進步；（三）以中國爲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求獨立自由的鬱勃發展；（四）德、意、日三國人民要求民主運動的發展；（五）華萊士事件表示美國資產階級的分裂，在英國的工黨反對派事件也是如此；（六）南美洲各國民主力量的廣大發展。

隨着資本主義世界人民的進步，資本主義世界中民主力量的發展，社會主義蘇聯新的五年計劃的和平建設工作，其第一年的工業生產計劃已提早一個月完成，這說明蘇聯的新的經濟計劃是完全可能完成和超過的。蘇聯在外交上堅持國際和平與保衛小國的利益而奮鬥，在最近的聯合國以及外長會議

上得到很大的勝利，去年三月邱吉爾發表反動演說，英美反動派企圖使蘇聯孤立的陰謀是被粉碎了，蘇聯經濟建設上的勝利與巨大的成績大大地影響世界發展的歷史，而有利於世界各國的民主力量。

反動勢力則是外強中乾，而且日益走向孤立。美國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峯。但正因為如此，它比以前任何时候的資本主義都來得更軟弱，爬得愈高跌得愈重，今年或明年美國將要到來的經濟危機，不能不是有著很劇烈的性質的。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反動的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勢必引起已經引起國內與國際最廣大人民的反對，這樣就將迫使它自己日益走向孤立，走向衆叛親離。美國帝國主義在各國的走狗，例如中國的蔣介石，都不能不成爲賣國賊，而被那裏的全民族所反對，因而也不能不迅速地承認自己孤立起來，走向衆叛親離。中國的蔣介石集團的反動派也是如此。反動勢力歸根到底是是要倒台的。它們在一次確實顯得很猖獗，以致可以把意志薄弱的人們嚇得魂不附體，表現悲觀失望，失去自信力，甚至變爲屈服投降於反動派，但是對於廣大人民，對於一切意志堅強的人們，是不會被嚇倒的。人們將在自己的實踐中，不但認識反動派的反動性，而且認識他們的沒落性，反動派向人民的進攻是可以被粉碎的。

總起來說，世界的進步，蘇聯的成功，美國的危機，這是對於世界今後歷史發展有決定意義的三個因素。

七、勝利的途徑

現在，還是世界反動勢力神氣活現、張牙舞爪的時候，這主要是由於各國人民的鬪爭現在尚未達

到最高的階段，同時也因為美國的經濟危機還沒有到來。但就在這樣的時候，反動勢力尚且已暴露出
腐敗無能與外強中乾了。等到各國人民的鬪爭力量有了更大的發展，美國的經濟危機業已爆發時，就
是反動派威風下降的時候了。這個時候的到來已經不遠。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各國人民會遇到困
難，在個別國家，個別地區，甚至是很大的困難，但是這樣的困難是可以戰勝與必須經過的。現在
的任務是大家努力，渡過這個困難。

隨着世界進步，蘇聯成功與美國危機三個因素的發展，民主的力量會更加大起來。民主力量與反
民主力量的對比，將對於人民更為有利。但是不能想像反動勢力會自願的讓位與民主勢力。因而在達
到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最廣泛的人民勝利」和「鞏固與持久的和平得到保障」以前，還有長期的曲折的
鬭爭。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將不怕任何困難，堅持奮鬥，一直到達民主事業的完全勝利，並取得國
家的和平與獨立。對於這個光輝前途，我們是有堅強信心的，但是全世界資產階級對於他們自己的
階級報紙，對於他們自己的前途，表現空前未有的悲觀失望，這決不是偶然的。

總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切都變了，並正在繼續變。在人民方面是變得如此有覺悟、有
組織、有信心、有決心；在反動派方面則是變得如此蠻橫猖獗，但又如此外強中乾、衆叛親離，對於
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預斷三年至五年後的中國與世界，其面目將與現時大不相同，全黨同志與全
中國人民都應當為一個新中國與新世界而堅決奮鬥。

(新華社延安一月七日——十一日電)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